

劍閣主史資料選輯



政协四川省劍閣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34

目 录

七·七事变后的逃难纪实·····	朱长昭 (1)
秦润奎在剑阁英勇就义 ····· 张辅朝口述 何成周记录整理 (12)	
忆周从化烈士在剑二三事·····	刘永琛 (16)
民国时期剑阁地区拉壮丁见闻·····	崔 键 (22)
国民党溃军在金仙一带骚扰见闻·····	张元熙 (29)
抓壮丁的灾难····· 魏湘潮	王宗成 (36)
民国时期官匪勾结的一幕闹剧·····	姜绍安 (41)
股匪陈海洲被歼记·····	李复一 (43)
民国二十四年剑阁县城火灾回忆·····	赖子畴 (46)
还乡团残忍记·····	方经元 (49)
还乡团屠刀下的唐丕树·····	肖方彦 (52)
民国时期见闻一则·····	杨柳春 (58)
剑阁人民法院的沿革和办案纪实·····	罗 校 (60)
民国年间剑阁司法沿革及办案亲历记·····	张育生 (71)
民国时期的选举制度及其流弊·····	王守义 (80)
剑阁封建政治势力概览····· 张登梯	李复一 (87)
剑阁工业之最·····	何成周 (97)
民国以来剑阁农业机构的沿革····· 何三才	曾大祥 (101)
解放前税收与包收的弊端·····	孙占舟 (105)

民国三十年普安镇征粮处浮收舞弊侵食民粮

- 饶叶珪 (109) _
- 解放前夕剑阁的腌肉风云..... 邹培林 (111)
- 作弊不成学生受害..... 程彦珩 (113)
- 民国时期剑阁城乡赌博..... 张育生 (117)
- 赵自力同志二三事..... 林荫文 (119)
- 剑阁地方戏..... 王炎生 王兴志 徐芝达 (121)
- 剑阁图书业的兴起与发展..... 高文禹 (138) _
- 剑阁县文物纪实..... 母学勇 (144)
- 剑阁川剧团的形成及发展概况..... 孙季先 (168)
- 解放前剑阁的戏剧班社..... 李中先收集整理 (172)
- 文益笔墨庄..... 聂新之 饶叶珪 (181)
- 剑阁民俗——鼓楼山鸡肉会
- 聂洪渡口述 何成周笔录 (183)
- 历代民众起义在剑阁地区活动事略..... 张丕利 (187)
- 清末同盟会在剑阁的活动..... 王守义 (193)
- 补充、更正、来函照登
- 李复一 张登梯 方经元 崔键等 (198)

“七·七”事变后的逃难纪实

朱长昭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我家从安徽省逃到汉口，又辗转来到了剑阁，虽隔五十余年，我已成为花甲老人了，但对那些逃难的生活片断仍记忆犹新，兹略述二三，是为纪实，以追旧事，以抒旧怀。

一、离别家乡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从“七·七”事变开始，短短的几个月内，日寇从东北、华东直驱而入，到了第二年初夏，战火终于燃烧到了我的家乡。

我的家在安徽省凤台县靠西南的一个小镇上，我记得战火逼近的头几天，日本飞机不断在上空来回掠过，镇上的人们惊慌起来，面临危机，我军则络绎不绝地撤退。我们小学堂也停了课，整天在家里和大人们厮守一起，等待不幸的时刻的到来。镇上已有一些人家开始逃难了，我的父亲和叔叔们商议着怎样避难的事，但和邻居们一样总舍不得断然抛弃自己的家，这样一直拖到炮火临近，无路可走的时候，才不得已在极为慌乱的情况下，只带了随身必用的衣物离开了家乡，开始逃难了。

我们离家出走是农历的五月初六日，因为头一天是端午节，我们小孩子对过年过节是最感兴趣的，但这一天根本不象过节，连吃饭都不安心，全家人都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直熬到第二天傍晚，炮火更近了，镇上退下来的伤兵一批一批地增多，这时我们才横下一条心，离开了家。

当晚我们顺着小路慌忙奔走，直到半夜才在一家庄院歇息，由于初次远行，又是全家老小一齐步行，跑了两天一夜的路也不过几十里，来到颍上县一个小村里父亲的朋友家住宿。第四天一早，便看见成群结队的人们拖家带口蜂拥而来，那是继我们逃出之后又逃出来的难民。从他们口中，我们得知，镇子即将沦陷的消息，我们本想打算在父亲的好朋友家里暂住下来看看形势再作行止，但情况使我们改变了主意，立即和后面逃出来的人群结伴，继续向前赶路，连我们借宿的人家也和我们一道走了。

二、惊惶逃命

逃难的情景真够悲惨的。沿途有的背着年老的父母，有的用箩筐挑着幼小的儿女，而妇女就得背着被盖，其他的财物一无所有。因为敌军在后面逼近，而敌机又在天空盘旋，不时用机枪向人群扫射，身后的炮声、机枪声、空中的飞机声、人群的喊叫声，混杂在一起，那种白色恐怖的要命的气氛，只有亲身经历了才能领会得到。等到盘旋的敌机飞远了，难民们才得以稍作喘息，但个个都饥饿难忍，疲惫不堪，寸步难行，只得在路边东倒西歪地躺下歇脚。有的拿出仅有的干粮啃着，有的爬在水沟里喝水，有的一直再不能动弹，好

象等着死神的到来。突然，又听见远处嗡嗡的飞机声、枪炮声，刚刚平静下来的人群又一下沸腾起来，象惊弓之鸟似地爬起来又开始奔逃、躲避，四处分散。

在我们还没有逃出安徽省境界时，后面的日军已逼近了，沿途的国军败退下来如山崩一般，他们逃得比我们快得多，开始，我们还相信他们，认为和他们在一起比较安全，谁知他们才是不可亲近的人。因为他们把打了败仗受的气完全发泄到我们身上，又要钱，又要东西，有的甚至还动手枪，因此我们见了败兵也得躲，这就成了当时的“双重逃难”。

初夏天气，我们连夜赶路，边走边歇，不敢停留，继续往后方逃，忽然人群一阵慌乱，一问才知道是日寇追上来了，我们顿时惊呆了！都无可奈何地说：“这下要命了！”倾刻间人们拼命地四处往地里、田里钻去，我们一家人始终逃在一起。我记得当时爬在地里的麦丛中，动也不敢动一下，连大气都不敢喘。过了不久，便听见大路上有了响声，接着人喊马叫，我从麦地杆缝里偷眼一看：天哪！是日寇的马队奔驰而过，骑在马背上的是全副武装、足蹬马靴、手执战刀的日军，那种气势真够吓人！约有几十人骑马跑过去，后面就再不见有什么动静。这时，老人和有经验的人就说：

“快走，这是日军的先头马队，后面有大部队要来了！”于是，我们趁这个空隙，从斜地里往小路上奔。上了小路，一气跑了二十多里路才敢歇下来，分头又躲在离路较远的麦地、草丛和坑道隐蔽下来，因为天时还早，不过午后时分，怕再碰上日军，不敢再走，要等到天黑了才敢出来走。

三、抛弃亲娘

我们逃难，完全靠步行，当时我不满九岁，大人们背着或挑着较重的行装，我们小孩子也得背些轻的东西。说逃难实际是逃命，尽管跋山涉水，步履艰难，身体疲倦，腿脚疼痛，也要撑强着，因为心里总想跑得离敌军远些才算安全。这样一来，对于年青体壮的还能应付，对于年老有病或体弱的就无法坚持了。

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到河南信阳，一路人口伤亡了不少，这主要是由于日夜奔逃劳累，风餐露宿，积劳成疾，沿途敌机轰炸，机枪扫射的缘故。信阳是个县城，我们一行难民步行到城郊一个小镇时已累得疲惫不堪，暂住在一所破庙里。第三天又赶路，一出门看到一个老婆婆病倒在路边，无法再起来了，儿子、媳妇背着孩子围着哭泣。我们走近一看，只见老人蜷着身子，倒在地上，面黄肌瘦，几次要强撑着坐起来，可是全身没有一点力气，连动弹一下也感到困难，嘴里颤动着要想给儿子、媳妇说什么话，但一直没有说出来，只是满脸苦楚，两眼流着泪，看了看面前的儿子、媳妇和孙儿，又把头埋了下去。结果儿子叫妻子把口袋里唯一剩下的两个馒头和半块饼拿出来，自己又拿了一支碗跑到旁边水池里舀了一碗水，连同馒头和饼都放在老人的面前说：“妈妈，我们对不起您老人家，您这个样子实在无法带您一起走了，只好暂时留下您，也许会有好心的人来救济您老人家的！”说完，就洒泪而别。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的抛弃亲娘的惨状！我们同行目睹这种非人的惨状的人们，虽然也议论，也伤情，也不平，但就当时来说，只是同情，在那种连自己的命都难保

的情况下，谁也救不了她，而且，对抛弃她的儿子、媳妇似乎也恨不起来。

四、火车顶上遇险

从河南的潢川县到信阳州，我们走了一天。一家共计十人，二哥和六叔夫妇三人是头一天到的信阳，我们剩下的都是老、小、妇女，第二天才赶到信阳。因为这里已经接上铁路线了，有火车可乘，但是我们难民没有客车坐，只好爬到货车的顶棚上，连夜向汉口奔。火车到达汉口时，天刚蒙蒙亮，下了火车，清点人时，发现大哥不见了，全家人都吓呆了！因为在信阳上火车时，全家人一个也不缺，大哥一直和我们在一个车厢的顶棚上的，中途还扶着我在火车顶上解了一次便，怎么会不见了呢？母亲和大嫂急得哭起来，我也跟着哭，这时，父亲和六叔就叫二哥赶快搭乘往信阳方向的火车沿途去找人。结果在离汉口只有两个小站的地方，找到了大哥。原来大哥是在那个小站停车后刚开出站时从车顶上摔下去的，因为离站不远，很快被人发现。等二哥到了车站时，大哥已被站上的人救护起来，抬到站上，正准备送到汉口去，正好二哥来找他碰上，这下才一同回到汉口。我们全家人都在汉口车站的月台上焦急地等着，等那趟火车进站还未停稳，一下子看到二哥站在车门上向我们直招手喊着：

“人找到了！”我们惊喜万分，赶紧跑到车厢口去看时，只见大哥满脸血肉模糊，哪里还象个人样！一家人忙着把他抬到市内的安徽会馆内，因为没有钱住医院治疗，还是由父亲自己配的药给大哥擦洗敷上，慢慢调养了十几天，伤势渐渐好转了，才能到汉口的第七难民所去。

事后听大哥说，摔下来之前他是睡着的，因为当天白天跑了一天路，晚上又接着上火车，人是困倦极了，又是在火车的顶棚上，四周没有拦护的东西，困的人支持不住，只好人头与人头对着躺下来休息，后来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所以把他从火车上摔下来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加上当时摔伤太重，昏迷了过去，等他恢复知觉时，已经睡在车厢里，这才知道自己是摔下了火车。

自从这次火车上的遇险后，我们一家人想起来就为之后怕，因为大哥几乎被活活摔死。虽然渡过了那次的劫难，终因流血过多，留下脑震荡的后遗症。

五、在汉口

我们住在汉口的难民所时正是日本飞机疯狂轰炸后方的时期，象汉口这样的大都市是敌人破坏的重点，差不多一个星期要跑几次警报，弄得人心惶惶。

开始，一有警报我们随着市民去躲防空洞，后来，我们找到了躲警报的一条好路子，就是去投奔外国租界。租界是一些外国人在中国租用的地界，用来作为领事、经营商业和其他业务的地方，我记得，当时在汉口市内有英、法、日等国家的租界，每个租界的四周有该国的国旗为标志，在租界范围内，不管任何外来的侵犯，得到特殊的保护。因此，我们难民中的有些人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在每次空袭警报一响时，就往这些外国租界的地界跟前跑。我们第七难民所设在汉镇街，离英国租界最近，所以就一直跑到那里去躲警报，一直躲到解除警报，总是安然无恙。开始，我们总想设法进入租界里面去躲避空袭，但是，他们的门警全副武装守

卫大门两旁，见我们来了，老远就叫喊着“走开、走开！”所以根本就进不去。后来，我们找汉口的难民总所请愿，要求他们通过领事从救护难民的特殊请求出发，他们竟然同意我们难民进去躲警报，于是，难民所专门造了名册，固定了每次进入租界躲警报的人员，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袖套作为特殊标记，从此以后，我们对警报不太惊慌了。

有一次，我们在英租界躲警报，日机轰炸了对面的实业大厦，因为距离租界很近，震动的租界玻窗作响，这下可不得了了，事后听说英租界向日方提出了抗议，弄得日本使馆还专门到英使馆道了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次事件之后，我们对租界的期望更大了，躲警报不再进防空洞，径直向英国租界里去躲，因为租界防空最保险、最安全。

难民离家逃难时，只是携带随身急需的物件，有的也带钱财，但全家人口沿途用度，耗费尽净，所以在逃难的历程中就完全靠政府救济了。我们这支逃难的队伍从家里出来到达汉口之前，完全是自费，用钱完了就只有卖衣物，再者，就是沿途乞讨了。到了汉口，当时聚集有十几个省的难民，约五十万人，政府才有明文规定：难民所到之处必须妥善收容和安置，并每人每日发给生活费，总之要对难民负责解决食宿，我记得我们一批安徽的难民是通过安徽同乡会接待后转介到第七难民收容所的。收容所是由当地政府出面腾迁出一些旧银行、商行、货栈、旅舍和学校，每个收容所设有所长和管理员，逐日供给两顿饭食，这样，就不再另外发给“给养”了。虽然有现成饭吃，但一日只两顿饭，份量又少，每天总要饿肚皮，于是一部份难民自己设法来补充，其

办法是：做小生意、卖苦力、拉车，有的甚至向人乞讨，有些年青的想进工厂做工，但因时间不长，别人又不收，只好找些临时性活路挣点收入来补充家用。这种状况直到后来入川都没有改变，只是有些地方给难民发生活费，有些地方给难民集体供应伙食的不同。

六、来到剑阁

1、组织形式。

因为当时正值抗战时期，一是日军不断地以飞机投弹轰炸后方，二是当时政府考虑救济的负担，所以对难民仍然采取分散消化的措施。除了留驻陕西的部分难民之外，入川的分别留驻广元，到达剑阁的一批中，又分赴梓潼一部分。留驻剑阁的近两百人。

剑阁城内突然增加了这么多的难民，又都是拖家带口，自各为户的，必须安置他们的住地，这也给当地的收容部门带来一时的困难。于是收容部门配合地方慈善部门共同设法，利用县城的几处庙宇作为收容地点，将剑阁的两百名难民分别安置在卧龙山的龙王庙、三江口的慈禧堂、学街的马王庙、塔子山下面的旧“五一”医院，文庙的喜圣宫、较场坝的文昌宫、剑北的梁家阁等处居住。当时留驻剑阁的难民有安徽、河南、河北、江苏、山东、湖南、湖北等省的人，其中又以安徽、河南为主，安徽一百多人，河南有四十余人，安徽的又以凤阳人和汤阳、蒙城人为多，所以分驻地一直以这两支人集中居住。

难民是国难的直接受害者，于是政府给以安抚和供给。当时国民党政府设有赈济委员会，地方还专门设立了难民收

容站，专管收容、管理难民事宜。剑阁是专署所在地，对于本地的难民还是比较优厚的，每月发给一次性生活给养费，保持最低的生活需要。县上设有难民管理站，站以下设有难民管理员。站长的干事是上级委派来的，站长胡××，湖南人，干事也姓胡，是个地下党员；管理员是慈善会长范会三的儿子范锡田，是地方的一名兼职人员。除了管理站，下面又分各驻地集居的难民推选有威望的人员为该驻地的难民代表。

难民中的代表，安徽的有朱福九、王国银、常祥云、杨化三；河南的陈××。难民代表中尤以朱福九的威望最高，被推为难民中的总代表。

2、生活状况。

在剑阁时期，从一九三九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之间，难民一直享受政府发给的“给养”费，“给养”费很低，随着物价一日几涨的变化，根本无法保障生活，所以难民纷纷自找生活路子。大约在一九四三年开始，一部份人走出难民所另行谋生；年青的有点文化的结伴到了广元找事做，分头进了被服厂、盐米厂、纱厂做工；中年的开始在街上做小生意，小孩子就在车站、旅馆帮旅客扛行李、包裹，另一部份人开始制作手杖，而年老的和妇女只好守在难民所里。不过这样的变化，改善了难民的生活状况，不少家庭日子慢慢地过得好起来，特别是后来难民把手杖业发展起来了，成了有名气的“蜀北剑杖，”风靡省内外，一时供不应求，难民中家家户户都改做此业，连到广元去做工的一部份人也辞工不做，纷纷回到剑阁都来从事手杖的制作和经营了。到了一九四六年左右，剑阁难民基本结束了依靠政府救济的生活局面，

而都能自力更生了。

3、难童学校。

一九四〇年，是我们逃难来剑阁的第二年，由剑阁难民站会同我们难民代表共同决定，为了使逃难失学的难童能够继续读书，自己动手开办了一所难童学校，凡是难民的子女都可以无条件地入校读书。

校址设在文庙后山上的母家祠堂里，校长是难民中的王玉山先生，教员有难民站的胡干事，站长的太太刘××，王玉山的继子杨子芹等，另外还邀请了剑阁师范学校的几个学生作为临时讲课的教师。课程内容是当时一般小学课本安排的，有语文、算术、公民、自然、音乐、体育等科目，简直象一所正规小学校。

我们入校的难童共有五十多个，年龄最大的有十六、七岁，我当时才十一岁，算是比较小的，但成绩是全班第一，所以从校长、老师到学生都对我特别好。

上课的老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难民管理站的胡站长、胡干事和难民中的杨子芹三人了。胡干事上公民课，他结合当前形势，凭着一腔爱国热忱，有时讲得我们听入了神，都不愿下课；杨子芹上体育课，除了在课堂上讲知识外，还把我们领出课堂教学体操、打球和组织赛跑、跳远、跳高，内容丰富活跃；胡站长给我们代教读课文，相比之下逊色一等，只会照本宣科，不分析课文，也不解释词语，有时即使应学生要求解释一下，也说得牛头不对马嘴，很是糟糕，台下学生有的忍不住笑起来，弄得他很尴尬。

由于学生住地分散，学校又无法解决食宿，所以每天从上午九点开课，下午六点放学，中午休息让学生回家吃顿午

饭。我们当时住在三江口的观音庙，离校最远，只好每天自带干粮，中午不回家吃饭。

最难忘的是，每天下午放学之后，管理站的小胡干事总要亲自护送我们回家，有时我们不过意，都劝他不要送了，他说：“因为你们住的最远，要走很长一段路，年纪又小，要过河，我不放心你们，还是送送好。”除非他有什么特殊事不来学校之外，从不间断护送我们路远的学生回家。

从一九四〇年三月到十月，我们在难童学校里一共学习了近八个月时间，中间没有放过暑假，老师和同学始终如一地度过那段欢快的学习生活。我们几十个难童在此学得了不少的文化基础知识，家长们都深感满意，因此，学校结束的时候，难民代表们还专门举办了一次酬师会，以表示对校长、老师们为教育难童付出的辛劳深切感谢。

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起，我一直在家协助修卖手杖和从事土法卷烟生产。一九五〇年，我们家兄弟几人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结束了长达十一年的难民生活，剑阁也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王德君 整理）

秦润奎在剑阁英勇就义

张辅朝口述 何成周记录整理

一九四七年秋，我在剑阁专署（全称四川省十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作牍缮室主任，这个主任是二级办事员的编制，全室有雇员、缮写员、收发员等七、八人。我每天的工作是把缮写任务分配到人头又把书写完毕的成文向监印室传送。就在这段时间里，接过重庆绥靖公署的通缉电报和文件，其内容是：秦润奎等（几个名字）受中共川康特委的派遣，潜入十四、十五两个专区的大巴山境内搞工运匪运。专员雷清尘将全文转发各县后，不久青川县政府来电报告了秦润奎的行踪。雷即回电组织当地警察和保安部队抓捕，为防止秦润奎在押送中被同伴劫逃，并规定捕后押解的路线经平武、江油绕道押送剑阁。同时雷又将秦润奎就擒的事汇报给重庆邀功并请求处理。

四天后，即秦润奎押到剑阁的次日下午，重庆绥靖公署（后来改称西南长官公署重庆行辕）来电立裁“匪首”秦润奎。第二天军法室主任伍炳儒就从县监狱内把寄押的人犯秦润奎提来审讯，审讯室设在大雄宝殿内。伍炳儒对待一个死囚犯确也像一个阎王老爷，撇子一拍眉眼几瞪，秦润奎不跪

就强迫跪在地上，然后开始审问。

伍问：“你认识一个姓李的叫李仲达的人吗？”

秦答：“不认识！”

伍问：“你知道什么是匪运工运吗？”

秦答：“不懂！不知道！”

伍问：“你在三锅石与姓李的谈过什么？”

秦答：“没有谈过什么！”

伍恼羞成怒地说：“我也不怕你不招，打也要打得你招，不招也要你招！”

秦早已料到自己要去见马克思了。事前因烤火把一双新布鞋的底子烤脱落了，别人给他分析为“不吉之兆”，被捕后又绕道平武、江油，一站接一站地武装押解，日夜兼程，十分紧急，拢剑阁就被雷清尘寄押在县监狱，用剪刀破坏了他的书分头，又加强了岗哨，所以他就准备视死如归，慷慨就义。为了不出卖战友，他顶住不招。伍本来想从他嘴里捞点口供，所以一开始就问认不认识一个姓李的，反覆问了许多遍，但得到的就是“不知道”！结果就把早已准备好的标帜“判处匪首秦润奎死刑”的名字一笔勾了，秦亦面不惊色，十分稳重。

监斩官是雷清尘的舅子杨副官，崇庆县人。满街戒严，杀气凌人，他从张绍尤磨房里找了一匹马来助威。可是推磨之马就不肯认骑，骑上也只打转转。一个中队的保安队八、九十人枪，整队押着秦润奎游街示众，从西门而入。我也在后面看，走到钟鼓楼时秦呼：“打倒假三民主义！”我当时想，剑阁还没有见过这个什么“假三民主义”的字样，可能秦润奎的理论知识是不止一般的共产党员，真是可敬可佩。

秦的态度英勇坚强，走到东门外公路外边就盘脚而坐不走了，刽子手就在这里结束了他的性命。

专署牍缮室是接军法室稿件写的一张布告，将秦润奎处决后贴在东门城墙上，罪状是：“匪首秦润奎，受中共川康特派派遣潜入大巴山区，搞工运匪运，秦在青川通匪贩烟，罪行严重，经重庆绥靖公署批准执行枪决。此布。”剑阁袍哥大爷徐国凡按袍哥“爱国社”的规矩逗钱，雇人收尸，安埋在马王庙公路岩。因是晚秋十月天气，秦尸穿的是夹衫马裤，徐怕小偷揭墓偷死者衣裤，就叫收尸的用剪刀把黄色马裤呢子下装剪烂，使不能再被活人偷去使用了。

秦润奎英勇就义四十多年了，父老乡亲随时言及秦在押赴刑场途中的表现时无不感慨。有人在堂市口闻听他呼：“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走到石泉茶社附近时又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当他赴刑时面不失色，视死犹归。这不是共产党员也是进步人士的表现。我们当时也不知他是共产党员，直至他死后，我们只感到他威武不屈，视死如归，他的死使剑阁人看到了希望，人们在不断地议论，赞叹！

近几年来，秦的战友到剑阁扫墓，东问西问我们才知道了他的情况。据扫墓的同志说：秦润奎是被叛徒出卖的，据说同时被这个叛徒出卖而牺牲的还有在阆中枪杀的张金山同志，重庆渣滓洞被暗杀的韩子仲同志，还有黄启和、张隆两人失踪（原在川陕鄂绥靖公署搞军运），据情也可能是暗害了。然而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革命的火种在阆中、南部、巴中、仪龙、青川、南充、成都等地燃烧升腾，后继有人。解放后在蓉、渝、阆、仪等地老同志帮助下，终于抓出了叛